

剩

言

刺言卷之一

抄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一

吾輩學問先須識所學何事、所問何事、此處摸不着、認不真、譬如農夫不辨種子、雖復終歲勤劬、何益乃事、

我輩要做出世大事、須是發決定志、存篤信心、辨勇往力、不得以從前耳目聞見參之、不得

以此後成敗得失分之只恁地做向上去久之自有個下落

君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不知老之將至孟子之夭壽不二皆各有一件大事超出知譽壽夭之外惟日孜孜而不能已者豈暇外慕

吾輩學問先須認得源頭透徹源頭透徹則有一分工夫卽有一分効驗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源頭已自透徹了。故自三十而四十。以至七十。節次分際。一一有個分曉。譬如人詣京師。出門起步不差。一日自有一日程途。與擿植漫索者自別。

文章小枝也。假使源頭不清。則起承轉合。尚不免於錯亂。何況作聖作賢。成仙成佛大事。而源頭不清可乎。源頭者何。一靈真性是也。

我輩日日讀書。日日會人。都要件件在自己身。

上檢點若只一味充拓見聞周旋世故徒自
疲役一生而已何益何益

或問好學之訓聖門不啻諄諄然好學之旨畢
竟不曾直指出來豈學之所該者廣未可悉
數所指者微未可名言耶曰固也夫子嘗稱
顏淵好學矣而曰不遷怒不貳過則學之大
略可覩矣然則吾輩不向身心上理會而徒
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繙十二經以說於

學何相干涉

朱晦翁平生從工夫上着力，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須要堅苦四字。王伯安從本體上徹悟，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此心光明一言。乃知聖賢學有宗旨，徹首徹終，與悠悠浮泛者自別。

冬至一陽生，自一陽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陽。夏至一陰生，自一陰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陰。節

候次第絕無凌獵天地之爲道猶必以漸進而况於學者乎。

或問老氏所謂絕學無憂將不學可乎曰此爲博學多識者下一轉語耳顏子博文約禮是何等學欲從末由直是掃空絕跡非絕學而何

先儒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說者謂只窮理便已盡性至命此恐不然譬如窮得忠之理必實

實去做事君的事，方謂之盡忠；窮得孝之理，必實實去做事親的事，方謂之盡孝。至於盡忠之極，而君心以格；盡孝之極，而親心以豫，方謂之至命。豈虛虛只一窮理便了耶？

何之而非理，不窮理，不知其理也；何之而非性，不盡性，不知其性也；何之而非命，不至命，不知其命也。然未至于至命，不謂之盡性也；未至于盡性，不謂之窮理也。

學道有三關。初關覺下手不得，顏之仰鑽瞻忽是也。次關覺歇手不得，顏之欲罷不能是也。上關覺措手不得，顏之欲從末由是也。惟孔子單刀直入，三關俱下。

朱子註學習章云：學之爲言，効也。後覺者必効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夫此事人人具足，非但後聖不假塗於先聖，卽衆人不乞靈於聖人，何至取先覺之所爲而効。

之竊意爲當音謂言先覺所以孜孜矻矻者
必有所爲後覺者能効其所爲則學有把柄
有歸宿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初者何真
性是先覺覺此後覺覺此千古學脉無出
個中能於此中認識得破方可與言學

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我輩正不必說不思
不勉且說得的是甚麼中的是甚麼每念及
此通身汗下

顏子仰鑽瞻忽之俱窮幾於苦空矣得文禮而始有持循孔子終日終夜之以思幾於妄想矣反之學而始有把柄今人學佛學道說空說玄抑豈知有爲正無爲之妙形色卽天性之精哉

有問下手工夫者予曰且做探討工夫曰探討與下手有以異乎曰探討如問路下手如行路曾未問路何遽行路

講學之名自吾夫子始也。然先之以德修而繼之以徒義。改過是何等體驗。其曰是吾憂也。是何等兢惕。今人乃藉之以標揭門戶。號召徒與。故宜其以講學爲諱也。

明道先生嘗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無我。果能明辨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至哉言乎。其氣何其平。其心何其

虛今之講學者，還有此意否。

宋人之講學，多從身體力行中來。今人之講學，多從齒牙口角中出。宋人講學之弊，不過意見之偶偏。今人講學之弊，乃至門戶之角立。王弼洲先生云：今世名豪士大夫，骯髒不利時，則講學。骯髒不得志，則譚禪。要非得已。予謂此語固勘破人情。雖然，我輩向上一着，天機畢竟從困心衡慮中，方纔逼得出來。若一向

榮華到底更無些子摧折、譬如蕩子遠遊、迷戀飄蕩、更不作故園風物想矣、司馬子長云、非困危烏能激乎、予於此道亦云、

刺言卷之一終

勅言卷之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二

性相近習相遠習漸除性漸復

聖賢論性說個帝之降衷猶似高遠說個民之秉彝則最親切矣說個有物必有則則雖欲脫離不得矣說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雖欲不猛省不痛悼不得矣真是步步

緊切

孟子言性善實根孔子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然孔子是說陰陽初分造化原頭處先有是善而後成之者性是生而以前事孟子是說成之者性之後此性粹然至善是生而以後事微有先天後天之殊

氣之靈妙處卽性性之顯附處卽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氣也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

一性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一語未免支離破綻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性之本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性之發見已完完全全盡出個性的真容了。何等渾融，何等透脫，纔着於善，便有個不善與之對矣；纔有個善不善，便有個無善無不善與之對矣。乃知宋儒辨駁

未免支離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然則性終不可言乎、曰、耳可以聽言、說個聽盡之矣、目可以視言、說個明盡之矣、口鼻四肢亦然、若性則窈窈冥冥、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形色、渾渾淪淪、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專管、而又安所指名之、安所擬議之、曰、語孟不諄諄言性乎、曰、亦不過就一時間難之語、隨機應接而已、

何曾單傳直指卽曰性相近曰性善亦只是說個大端何曾說是甚麼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此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此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小兒問心性何所分辨曰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主宰又問性與天何所分辨曰天是無

聲無臭的、性是不離無聲無臭的、

學者纔說着性命、便有弁髦事功、土苴民物之
意、直是貿貿、夫性字從心、從生、是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者也、既與天地人物痛痒不相關、
切、則此中之斷蝕也久矣、安得謂性、試看大
學言明德而卽繼之以親民、中庸言天命而
卽終之以天地位萬物育、曾有弁髦土苴之
意否、

或問養心莫善於寡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必先有個物在，方去養，方會長，畢竟是個甚麼？曰：此亦難言，只說個大槩，則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的，卽是白沙所謂養心先要識端倪，端倪卽是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卽是旣悟得這個明白，還要悟得養的訣竅。

橫渠先生云：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

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旨哉言子謂盡字有許多工夫在。但作盡性盡字看。自有理會處。非曰聰明之至也。

世界本自缺陷。吾性原自圓滿。吾輩不於圓滿處早尋下落。而偏於缺陷中浪生嗔喜。將無太愚。

世界須大眾撐持。心境須自己洗滌。或問良知卽是性否。曰良知是性上發出來的。

未便是性曰卽是四端之智否曰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皆從良知上發出來的未便是智
曰四端旣從良知上發出來良知何以謂非
性耶曰性譬則無極也良知譬則太極也無
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卽性與良知四端之
說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然則
學慮有碍於良知良能乎曰否良知良能雖

不由於學慮然而習氣漸深本體漸蝕廓清
恢復豈得不由於學慮孟子此語特爲學人
指點出個本來面目使人知得丹頭在此工
夫在此究竟亦在此耳若云學慮便非則孔
子不戒罔殆乎大學不言格致乎卽陽明不
惓惓於致良知乎

只說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良知良能尚摸
不着說個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加一所

字分明有個在那裏了、學人於此、更能理會
出麼、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佛氏虛空頓悟
之旨、亦何以異、予謂此中自有分別、佛氏只
主見性、便舉一切而空之、先生雖提良知之
秘、然謂之致、已自實實落落、使人向動靜云
爲、日用事物上、密叅密証、還究這點本體耳、
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先生致良知方子也、豈

與耽空守寂等哉

王龍溪先生云、良知覺處謂之復、纔覺便翕聚
得住、不致流散謂之垢、復者陽之返、垢者陰
之遇、吾人知復而不知垢、則根不固、知垢而
不知復、則機不員、知垢知復、方是太極生生
之易、愚謂太極生生之易、卽道家陰陽升降
之理、周天循環之妙、特道家有意於長生、謂
之交媾、吾儒超出生死之外、謂之弄丸、其實

一而已矣

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紛紛矣、何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二語之簡至、主敬主靜之語
紛紛矣、何如惟精惟一四字之直捷、

人心道心總只是一箇心耳、人心之覺照處、卽
是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在也、道心之
放佚處、卽是人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人心在
也、

或問惟精惟一之旨，予謂識得一字真，方可與言惟精，識得精字真，方可與言惟一。一是至獨而無耦，至極而無尚，至純而無偽，卽所謂惟微之道。心自爲氣拘，物誘日習，日深一之本體，遂至樊然淆亂，千岐萬徑，不可窮詰。聖人於是授以惟精工夫，使之學問思辨詳審，密証以求還返乎至一之妙。譬之行路然，惟一是究竟歸宿之處，惟精則所由適於一之

路也

人心道心所爭毫釐絲忽之間耳於此處參究得透卽是惟精既參究得透自然一了百當人心便不足以消之卽是惟一

遏人欲卽是存天理非遏人欲之外更有存天理法也譬如眼也去翳卽是還明非去翳之外更有還明法也

存養省察雖分兩端其實存養而省察在其中

矣

戒懼則不墮於昏沉、慎獨則不至於掉放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工夫未
可放鬆些子、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可見本體未嘗
澌滅些子、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順而修
之者也、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

常淵此逆而修之者也。及其至則一也。

舜跖之分於利善固也。何以却從鷄鳴時分路。曰鷄鳴是剝復之關。剝復之關。正利與善之間也。雖然一念起處卽鷄鳴。何必夜半之爲鷄鳴。而日晝之非鷄鳴乎。

從日用中理會得出。便是真超悟。從卑瑣處擺脫得淨。卽是真高曠。

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每誦子韶

此語可想見孔顏樂處

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邵子語也、釋氏云、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真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何常不是此意、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二語可作下學上達疏義、

聖於文者、欲於中摘其一句之佳者、不可得、聖於人者、欲於中摘其一事之善者、不可得、

人生自墮地來，知識日開，緣染漸甚，薰蒸透徹，直入肺腑，頓忘却本來面目，自非猛發念頭，漸次掃絕，未有不至溺喪之忘歸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意。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皆是探本之論。

凡物之大者，皆以無所不容爲大，惟心體獨以一物不容爲大，譬如眼也，雖萬物畢照，却纖芥不容。

此道明白痛快、歷歷現前、然而昧者弗聞、聞者弗行、行者弗專、專者弗久、嗟夫、行者專者視昧者亦迥異矣、及其無成、與昧者等耳、曷異哉、

或曰、章文懿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敢問如何而能與天地同其體用、曰、必求之天地、則終無同之理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則天地萬物都歸吾性中矣又奚止同其體用已耶

或問學人工夫應有漸次絕無躐等敢問入門究竟工夫何事予唯唯子言良是雖然下學而上達恐亦無入門究竟之別昔陽明先生云立志用工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猶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花而後實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幹

想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澆培之功、不愁沒有枝葉花實、旨哉斯言、吾人亦只培養其根本而已。

或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教人只是文行忠信，以踐履爲實地耳。何嘗談及玄遠。予謂踐履的卽是透悟的，除却文行忠信更有甚麼性命。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行遠必自邇。故已明白拈出矣。

天清氣朗雲淨烟銷人亦爲之快然風雨霏霽
星月晦冥人亦爲之愀然所以然者何也人
之心體本自清明當其本體則暢拂其本體
自鬱耳

陽明先生謂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
格不遇傲象則處傲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
遇流言憂懼則處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先
生此語蓋孟夫子動心忍性之旨也要之不

無病在先生以致良知爲學良知爲萬事萬物根本此際直下透徹則一了百當自然觸處咸宜若使舜必遇瞽瞍而後處瞽瞍之物格周公必遇流言而後處流言之物格則天下之物亦紛頽矣一人之身又安能一一而遇之一一而格之哉

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薛文清云吾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銷磨得盡吳康齋語

門人陳白沙曰夜來爲家僮失一鴨怒而置
之遂不覺動氣治怒胡容易哉然則當如之
何曰顏惟克已復禮故能不遷孟維持其志
無暴其氣故能四十不動斯亦治怒之標準
也矣

人知記誦詞章爲爲學之末不知躬行實踐亦
爲學之粗最上一着不落語言不涉跡象自
非上根夙慧人焉能領略

六經四籍治世之書也。除却治世外，應有六經四籍所未發之奧。堯舜周孔持世之人也。除却持世外，應有堯舜周孔所不及之人。

欲還本心，須化習心。人之有習心，猶金錫之有鉛滓也。金錫煎銷一分，則有一分精光。煎銷十分，卽有十分精光。煎銷之極，至於無可煎銷，本體自復矣。

莊子云：殺生者不死，卽孟子性也有命焉意。

吾師薛天谷先生云、人生以前、心在性中、人生以後、性在心中、此語何等直截。

剩言卷之二 終

剩言

卷之二

十四

刺言卷之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三

太極圖將生天生地生人物的道理一一譜出
不獨抉聖學之秘抑亦逗玄宗之旨

周子太極圖原天以之人故其言廣大而精微
張子西銘推人以之天故其言切近而篤實
學者宜各寫一通置之几案時時玩味

西銘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已太極說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原始以要終而已

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後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後

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
兩篇大文字

顏子喟然一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當與
太極圖說並觀參悟

或問陰陽動靜如環無端固不得以先後爲言
然晦菴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
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則陰疑在陽先矣而
无公太極圖謂動而陽却在靜而陰之前且

天二生水地六成之五德以仁爲先四時以
春爲首則陽又疑在陰先矣予謂陰陽只一
二氣耳陰之流行處卽是陽非別有陽以與
陰對也陽之凝結處卽是陰非別有陰以與
陽對也故五德雖以仁爲先然纔舉仁而義
禮智信已全播其中矣四時雖以春爲首然
纔言春而夏秋冬已蘊崇其間矣然則陰陽
之妙豈但不得以先後言亦不得以彼此言

原缺

截而朱子以爲未免作兩端事聖人不如此
說恐未然也

周元公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楊龜山門下相
傳只教人靜坐皆欲人從源頭處下手與沿
波逐流者自是天壤

此性萬物皆備事理原不相礙我輩只須靜觀
而順應靜觀則心無其心順應則事無其事
適如其空空洞洞之體矣何礙之有

程子見人靜坐便稱其善學愚謂靜之一字是
聖賢入道之階梯凡愚脫俗之寶筏但坐之
一字微覺有病靜是如如不動之真體惺惺
常應之天機行住坐臥無之而不妙無之而
可離者豈專以坐爲功哉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此語固爲極至終不若靜
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爲透亮蓋吾人一日十
二時中非動卽靜動時則不勝紛逐靜時又

不勝昏沉若識得動中靜何紛逐之有識得
靜中動何昏沉之有孔言知止佛言寂惺道
言玄牝其吾人起痼之要藥回生之大丹乎
湛甘泉先生云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
真閑忙不在閑忙間予謂識得閑處忙纔可
以閑得不然其不入于昏沉者鮮矣識得忙
處閑纔可以忙得不然其不流於掉放者鮮
矣

靜中自有一段靜工夫三教聖人各有密諦故
公孫丑以不動心竒孟子而孟子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若曰空空只一個不動心
這有何難卽告子先我不動心矣我則有道
焉道者何也卽所謂靜中一段工夫也在孟
子則持志養氣是也

鄧豁渠云專去煩惱垢盡理明此小乘教煩惱
卽是菩提事理渾融此大乘教只主見性煩

惱菩提俱皆分外此上乘教旨哉言乎關尹
子云道雖虎變事則驚行我輩自是由小乘
而大乘而上乘未便一蹴而至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此了
手語也初地人習染既深鋼蔽既久須是漸
漸收攝漸漸調伏久之得個入路乃不爲所
汨沒也

人知向動中討靜爲煉陰之密諦不知向靜中

身言
多六三
一
討動爲迴陽之真機動中討靜是爲歸根靜
中討動是爲復命

或問靜中工夫如何做曰雖說工夫大端亦著
力不得然則將如之何曰堯舜之允執厥中
曾子之誠意正心子思之致中和孟子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便是靜功
榜樣

其靜也專故常靜常應其動也直故常清常靜

養一專字直字動靜之旨益透

致虛極陽之所以通守靜篤陰之所以復

蔡虛齋嘗言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覺
安便不費力此固虛老得力自證之語要之
守靜則虛自致虛致而靜始真是一非二豈
得作始念既念岐哉意虛老初時只見得靜
後來乃覺其虛耳

羅念菴云周子所謂主靜乃無極以來真脉絡

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
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莊生所謂混沌者
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
幽閒曠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旨哉斯語
直將個中真消息了了拈出在人深研而潛
會之耳

謂性卽理也不如謂理卽性也之爲圓通猶謂
人心仁也不如謂仁人心也之爲直捷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如何是其心不違仁惟顏子自領之惟夫子獨知之而已

四德以仁爲元固也愚謂仁是統體超然獨寄於義禮智之上不當並列而爲四德也

解仁曰愛之理不若曰生之理菓核之種曰仁以其生機之存耳肢體之痺痿曰不仁以其生機之不存耳天地之仁不可得而形容也

而易以大生廣生名之則謂仁爲生之理誠
不易之論矣若愛特仁發見之一端所謂情
也指其一端以該其全體可乎且仁亦有以
不愛成其愛者如好之必有惡恩之必有威
春生之必有秋殺陽舒之必有陰慘是也至
昌黎氏竟云博愛之謂仁何哉

仁卽是性非性之外更有個仁猶之水卽是淵
非淵之外更有個水中庸謂率性之謂道孟

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悟仁卽是性

或問先儒謂切脉可以體仁不知脉是仁乎切脉的是仁乎愚謂此皆不必太著大抵程子之意只見得人之氣脈周流一身更無一息少斷若有一息之少斷則生意更不相貫屬仁之體亦若是而已此君子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

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宋人遂奉此語於
壇坫之上以爲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愚謂公
亦只是求仁之方耳豈便是直指仁體但世
知駁周子愛字之爲窄不知辨程子公字之
爲寬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藹乎若陽春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二語形容
仁的意思極妙

無元做亨利貞不出無仁做義禮智不出譬諸

草木必先有一段薰蒸醞釀的元氣在內然後萌芽滋長枝幹茂盛根抵完固不然能自生自長自成否

只一仁而此心之全體大用已完完全全無所不包矣曰恕曰公曰禮曰愛皆仁之流行曰禮樂曰法度曰齊治均平皆仁之充拓故學者先須識仁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心我輩亦不無但聖人

念念充拓得去我輩覺接續不住耳所以孟子有知皆擴而充之之說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得最爲完備仁人心也是指本體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指工夫中間曰放其心而不知求曰哀哉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求反反復復說得恁地悲傷真是婆心親切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仁也只爲私

欲銅蔽遂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孔之所謂克已孟之所謂強恕周子之所謂原始程子之所謂公都只是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仁之於父子也此語亦微有病仁寄體於乾元之先流貫於四德之內覺君臣父子賓主之間微有纖毫非仁自是硬澁行不去譬之四體既已不仁豈能運動要之孟子此語亦姑指其大槩云爾不曰仁人心乎

或問惻隱二字之義愚謂惻是此心惻然不忍處隱是隱微也發於中而口不能言之動於天而已亦不能知之故不徒曰惻又曰隱

仁道至精微却至切實吾輩須是從身體力行處細細理會勿只向書冊上作訓詁語也

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此真知也這一句說得恁地透徹是有宋諸公語錄所無

朱夫子曰忠恕二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

者有學者之用此二語却說得不板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程子解恭敬二字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可謂語不煩而意獨到

宋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敬做恭不出忠信二字解者紛紛愚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無信猶是拖泥帶水語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語自洞筋刺骨至云自其發於內

而言之則曰忠自其因物而應之則曰信又云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遂無復有遺論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愚謂程子蓋云必至於無妄而後謂之誠無妄談何容易若不欺特所由以適於誠之路徑耳豈可便謂之誠哉至謂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的渾淪

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解得最確

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
之長是善端之初發見處也予聞元是太極
未分之精說不得發見只可說善端之醞釀
處耳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夫子極詆之以
爲學道卽是學聖人學聖人卽是學道豈得
分爲兩個物事愚謂此固探本之論要之子

由之言然有理會蓋聖人是拔萃出類各人
做出的品地道是渾渾淪淪自己具足的性
靈學人不從自己具足的性靈體驗而從各
人做出的品地模擬是知迹爲履之所出而
遂求履於跡者可乎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何不及早喚回直待
他處處尋求件件察識至於力盡思窮而後
指示耶曰不然聖人教人直是點鐵成金手

火候不到未可點也滓質不淨未可點也若使夫子早先說破則曾子決信不及決不能言下了悟安望其聞聲卽唯耶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一是甚麼曰纔有甚麼便不是一人人各有個一在皆可以貫吾道只要功夫純熟做得到一自然無所不貫夫既人人各有個一在又安得舉個甚麼名之所以曾子出語門人直舉己之忠恕以名

之

學道之難以無所執得道之難以有所執無所
執則易搖有所執則不化

中庸首篇將大道本體工夫說得恁地完備大
學明德篇不如也

古今言道者有五篇大文字子思天命篇曾子
明德篇顏子喟然篇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
也